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三

按南越即今廣東西二省

康海曰以下叙佗自立為南越王詞簡便而委死

唐順之曰此與匈奴大宛西南夷四傳貫穿百餘年興亡如世家例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

索隱曰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韋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

在常山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

尉佗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畧定揚越之南越也置桂林南海

海象郡

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曰鬱林

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

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下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

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徐廣曰爾時未言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皆

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

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

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

按絕道自  
守與上絕  
新道自備  
相應  
陳仁子曰圖  
天下者貴義  
天下之大勢  
高帝有天下  
論議其誘者  
故北不謂  
以一身

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  
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  
書音光被之以行南海尉事。豈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  
關曰。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  
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湟谿。今本有湟  
湟及匯。不同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就是。盜兵且  
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  
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  
也。於古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  
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  
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  
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

為天下之勢  
廣滅秦。執准  
明繼而貫高  
反洛陽陳稀  
反代。賈布又  
反淮南。所幸  
兵力不分。旋  
起。旋定。若勞  
征。旋伐。若不  
旋踵。恐鞭長  
不及。馬腹天  
下。句。非。吾  
有也。

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  
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高后遣將軍隆慮侯  
竈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  
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  
役屬焉。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  
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東西萬餘里。  
破安陽王。今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也。

錢福曰。與孝  
文得黃老之  
旨。延  
按。家。在。真  
定。與。篇。首  
真。定。人。一  
句。相。應。  
按。漢。書。載  
文帝。與。南  
粵。書。妙。甚。

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  
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  
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廼召賈以為太  
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

按竊疑長一段與上  
文高后所  
諷臣教語  
相應  
康海曰越王  
書詞意旨遜  
而屈漢天子  
有以感之也

武帝討南越  
武帝討南越  
武帝討南越  
武帝討南越  
武帝討南越

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和寡反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訪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與兵侵臣。

之將略委曲  
博折縷悉殆  
土廷陳曰胡  
始不敢與兵  
而使人上書  
既又遣太子  
入宿衛得尊  
中國之休借  
其後听大臣  
之諫而卒不  
入見也

王維慎曰藏  
至乃知先王  
之儲宜與各  
先宿衛又負  
見天王之不  
可祀哉

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悅作怵韋昭曰誘怵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人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興。索隱曰穆音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

董氏曰將殺太后恐亂故再倚漢威故再提太后出與安國少季通方委曲有情不難於重複也

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少季名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

按此叙呂嘉之勢盛為下大作亂張本

款英曰叙宴飲位次甚悉如目擊然

王頃中曰王並太后是當

齋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索隱曰按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幸昭以介為特介者間也。以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言介特漢使之權意亦得也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官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韋昭曰日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

陸賦曰好往  
武替司法甚  
奇

索隱曰按謂分取其兵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邾壯士正義曰今汝州邾城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徐廣曰為校與王太后弟參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

楊慎曰越妻  
乃越女非漢  
女也而徐注  
若以越為人  
名何也  
何孟春曰韓  
千秋一隊用  
而字緊接上  
文將二千人  
往勢如珠走  
盤

樓昉曰次伐  
南越之兵甚  
按大宛傳  
漢發三輔  
罪人又云  
赦囚徒又  
云發天下  
七科德皆

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邾 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曰案龍亢屬 乃下赦曰。天子徵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 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湟。駟案地理志云。桂陽有匯

罪人蓋何  
賤敗吳取  
携李法也

王蓋曰咸會  
番禺必一句  
不可少

招降賜  
待休

按輿字即  
孟子易武  
藏民駭于

何孟春曰  
定者趙光山  
定而來屬也  
故俱得封  
黃震曰南越  
和帝文帝又  
德懷之而帝  
臣既稱臣武  
帝以詐召之  
而反越雖表  
狄人情亦無

水通上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  
二人張晏曰故越為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駟案張

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出零陵或下離水徐廣曰在  
以為名也應劭云瀨水流沙上也

信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

牂江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成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

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近連

嘉拒漢積石於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

江名曰石門

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

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

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

幕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

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索

日鄒氏云犁一作比犁即比義又解犁黑也天呂嘉建德已夜

未明而尚黑也漢書作蓬明蓬音雅避待也

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

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

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郎都稽徐廣曰表得嘉封為臨蔡侯索隱曰

內河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索隱曰地

縣屬南海揭音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諭

駱屬漢索隱曰案漢書疏駱皆得為侯索隱曰按漢書云光為

越將軍取為涼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

居翁為湘城侯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伏波將

可知矣用樓船十萬師一且以夷為郡豈不大快然使五帝三王處此亦有文帝之杯黍而巳夷狄在方里外而必資之何哉茅坤曰此小論用韻語甚奇與他篇不同似後人筆作

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殞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東走齊趙莫測漢軍西馳越推南表陸賈聘說尉佗去帝佗后內朝呂嘉狼戾君臣不協卒從割絕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終

史記一百一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按閩越即今閩地越即今水嘉地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中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及越東

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駱秦已并

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及諸侯畔秦

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

之時項籍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

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

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

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

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

按東冶即今侯官縣



羅洪先曰莊  
助言辭割切  
天子竟遣助  
發兵得御夷  
之休助兵未  
至而閩越引  
兵去東越卒  
幸國徙中國  
助亦有見哉

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  
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  
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  
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  
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  
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  
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  
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  
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  
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  
眾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廣武侯望江郡至建元六

按師古云  
漢地廣大  
兵衆盛強  
今雖勝之  
後必更來  
也  
何維騏曰漢  
書曰不戰而  
傾徐廣曰松  
頤音同按儒  
行傳曰不戰  
捷于禽勝則  
噴松文亦同  
耶

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  
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  
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  
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  
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完國不聽乃力  
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  
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殞  
耘義書取耘除或  
于粉音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  
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  
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  
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

按顏師古云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曉是也

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索隱曰。案今豫章三百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驛道。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沉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二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陽亭。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曰。城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師古曰。皆坐畏懦却退也。

按師古云。功臣表云。開陵侯建

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正義曰。越州有若邪山。若邪溪。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狗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漢書錢唐轅終古。正義曰。錢唐杭州縣。轅姓終古名。斬狗北將軍爲禦兒侯。正義曰。禦兒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按即前餘善謀也。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

成以故東越建侯二餘善侯二千口而此傳云名教疑表誤何孟春曰成陽共工子一段斷而後續與倒叙法也茅坤曰按漢詔徙東越及閩越之民於江淮是以浙以東南及捕建蓋空地也

股為東成侯萬戶。索隱曰韋昭曰云在九江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韋昭曰開陵屬臨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李奇曰多軍名也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卒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終。史記一百一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公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索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簡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

番。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曰始朝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脩

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漢書音義曰沮音傍浦反。正義曰地縣西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

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曰案地理稍役屬。直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

縣也。索隱曰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險城在樂浪郡沮水之東也。會孝惠高后

柯維祺曰按朝鮮乃周封太師教以禮又田蚕作八條之教。无門戶之敵。而人不為盜。戰國時朝韓。其後燕人衛滿破王。準有其地。至漢武逐拔朝鮮內。備其後。風俗稍薄。太史公蓋善滿能收仁民聚海東。以保塞外。諸夷修臣即也。

按韓王長  
乃送何者

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方國後以為郡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麗貉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二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師古曰雍讀作雍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曰誘漢書作譙讓也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日誘漢書作譙讓也朝鮮裨王長。正義曰旗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東部都尉所理也。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造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

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按謂未能破之而前進也。故後云破沮水上軍乃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

按以叙兩將軍私心死曲尽

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待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判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

茅坤曰自古兩將相指射不敗亡者

茅坤曰與唐李晟及懷光相橋之屯略相似

按師古云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于漢故謂之降相黃震曰朝鮮居秦故空地不預中國

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紀故皆稱相。啖音類。師古曰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啖四應氏云五人誤也。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為漻清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屬渤海。隱曰顧氏漻音獲。陰為菽苴侯。韋昭曰屬渤海。索隱曰菽音秋。啖為

事也涉何為  
武帝生事其  
國漢卒盛兵  
以滅之定其  
國為四郡漢  
固貪美右渠  
負固自取滅  
亡亦何患也

平州侯韋昭曰長為幾侯韋昭曰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温陽侯  
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  
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索隱曰蘇  
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河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  
餘廣曰言其及難離咎悔失番禺按樓船前力攻番禺及驅降  
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者入伏波營故此欲獨降之  
為也乃反見疑首瓊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率莫侯矣

索隱曰言其及難離咎悔失番禺者入伏波營故此欲獨降之為也乃反見疑首瓊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率莫侯矣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終

史記一百一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索隱曰劉氏數音所具及荀悅

為縣屬牂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

最大如淳曰滇音顛滇馬出其國索隱曰靡莫夷邑名自滇

以比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魍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

同師以東韋昭曰北至牁榆韋昭曰在益州牁音葉師名為鴛

昆明索隱曰崔浩云嵩昆明二國名皆編步典髮隨畜遷徙

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鴛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

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祥音昨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

駝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

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正義曰括地志云靡右

按以上連  
用以什數  
三字最大

茅坤曰篇首  
絕佳以下並  
序次通西南  
諸夷本木亦  
可現覽

按吳傳以  
夜郎漢一  
國為首蓋  
漢所割也  
按韓昌黎  
送廖道士  
序柳七州  
游黃溪記  
二大發端  
多徵必法

二字而以  
與皆句結

凌約言曰此  
以上不百四  
諸夷其方隅  
風借大小具  
見叙事明整  
簡亦可法  
茅坤曰莊  
之王楚與尉  
佗之王南越  
略相似

王整曰叙事  
精刊

豪族楊氏居成  
州仇池山上  
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

時使將軍莊躒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躒者故楚莊

王苗裔也躒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

下流淺狹有似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

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

以長之秦時常頽音案略通五尺道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

道纜廡諸此國頗置吏馬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

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作馬燹僮髦牛以此巴蜀殷

富索隱曰韋昭云燹屬捷為音蒲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

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

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蒙書音義曰枸木似檉

子形如赤椹味辛似薑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蒙問所

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

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

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

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

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

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

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

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食糧從巴

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

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

亦奇士

茅坤曰唐蒙  
亦奇士

索隱曰案管灼枸音短小類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

子形如赤椹味辛似薑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

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

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及輜重車也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

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捷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牁

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

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

中巴蜀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成轉相讓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

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

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

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

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都尉稍令犍為自葆

就正義曰今犍為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

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瑣曰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

坤口張騫大身毒不

上維慎曰以下又常隔滇道者也現之恐非且蘭也

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笮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寇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為求道四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索隱曰小國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曰即頭蘭常隔滇道者



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分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雋郡。笮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按漢書無難字師古云離西南言西南事漢也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

王謂穆曰于番禹見枸醬竹杖而文法錯綜如此

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禹大夏杖邛竹西夷後。前音剽分二方。索隱曰。擗謂被分割也。剽音足。妙反。言被擗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為七郡。本傳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徼。莊璠置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功。笮。獨雄。及置郡縣。萬代惟功。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

國

國史記卷之五十五  
國史記卷之五十五  
國史記卷之五十五

程